



今日惊蛰，是冬眠的动物被惊醒的日子。古人有诗云：一声霹雳醒蛇虫，几阵潇潇染紫红。九九江南风送暖，融融翠野启春耕。猫了一冬，该趁着这融融春意明媚春光踏青寻芳了。

于是，约了三五同好，施施然驾车上山。此行游览的地有三个：仙人桥、孔丘古村、羊岩山，都在临海市境内。

仙人桥

仙人桥是我的老朋友，30多年前在临海读中专，之后又在台州地委党校读大专，在这猫狸岭上来来去去总有三四十次吧。当然，读中央党校函授大学时，桐岩岭隧道已经修通，从三门去临海再也不用爬这猫狸岭了。

猫狸岭又叫猫狸类岭，高近 300 米，山高岭陡，弯曲盘绕，据说连猫狸（一种山兽）都要走“类”（跌）倒。读中专之前，我从没有出过县城，没见过世面，因此，就认为这猫狸岭是世界上最长最险峻的山岭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年放寒假回家，恰遇多年不遇的暴风雪，客车战战兢兢地在猫狸岭上爬行，却因路滑被堵在了仙人桥车站，等到回家时天已黑尽。算了算时间，仅两个小时的车程，竟用去了十多个小时。

那时，在仙人桥来来去去，为前途奔忙，竟不知道在这车站后面还有一条山溪。溪不大，是江南山里的寻常小溪，可溪里的石头很多很大，大概是古代的军事家排兵布阵留下的石头吧？粗粗看去，溪石很不规则，看的时间长了，却又觉得这溪石乱而有序，怎么看都像是没有完成的桥墩，一座在溪东岸，一座在西岸。

在溪水和石头间跳跃，我在寻找一座桥，一座叫“仙人”的桥。地名既叫“仙人桥”，是应该有这样一座桥在的吧？在乱石的上方，有一座沧桑古朴的桥，野草萋萋，爬满薜荔，我以为这就是“仙人桥”。

谁知不是。

当地留有传说：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三个仙人云游江南，路过这个地方，见这里山清水秀，是个好玩的所在，他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些时候，就驾起云头，四处漫游。在回去的那个晚上，三个仙人相约：我们在这里玩得畅快，得留下各自的仙迹，既为当地人做好事，也比一比各自的法术。三仙同时说定，以天亮鸡叫为限。

大仙见猫狸岭岭高坑深，交通不便，就准备造一座桥，方便周围的人行走；二仙准备在天台国清寺造一座塔；三仙准备在天台石梁山的溪涧上造一座桥。于是，他们各做各活。大仙挥动金鞭驱赶附近的石头用作造桥的材料，二仙则到天台城内挖运灶砖，三仙最懒又取巧，到东海向龙王借来两条龙，让它们头对头卧在溪涧上，他把两龙的口舌一拉，接在一起就是石梁桥。三仙完工后，飞上云端看两个师兄做得怎么样了。只见大仙还在挥鞭赶运石头，已经运了不少。又见二仙正在国清寺前的小山上叠砖头。三仙有意逞能，不让俩师兄把桥建成把塔造好，就躲进村庄，学起了公鸡鸣叫。一鸡起叫，百鸡和鸣。大仙和二仙以为天亮了，只得按照事先的约定，停下手中的活。此时，二仙只造好塔身，来不及装上塔顶；而大仙刚筑了两个桥墩，好多石头还散在溪滩里，所以，现在的仙人桥只有两个桥墩，没有桥身。

原来，“仙人桥”是一座没有完成的桥。

春游记

● 梅长琥

孔丘村

从仙人桥村西南行，约十几分钟的时间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山间平台，平台四周有几株古树，大可三四人合抱，多为樟树，其中的一株柏树更让我们侧目，老实说，大樟树随处可见，而这么大的柏树就难得一见了。平台是山腰间的高岗，我们站在这高岗上四处望，群山层峦叠嶂，次序分明，远峰近山皆来眼前。脚下的山岙里，藏着一个不易发现的村庄，屋舍俨然，在山坡间起伏。时近中午，有炊烟从人家屋顶生出，将村落缭绕。

这应该就是孔丘村了吧？

此时，一老者荷锄牵牛而至。打问，老者笑呵呵说，正是。

从村名，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该村村民姓孔。可是，老者告诉我们，这个村的大多数人姓章，其老太公章廷可在明末崇祯年间由海游迁到此处的。听到“海游”两字，我们不由眼睛一亮，“海游”不就是我们这帮人现在生活的地方吗？孔丘村的老太公原来是我们的乡贤。误打误撞，我们竟到了自家人的村里作客来了。

这山、这水、这村，及眼前的老者，陡然就让我们倍感亲切。只是，我们存着一份疑问，这里在现在看来，虽然山川秀丽，交通也不是不便，但在 300 多年前，这里毕竟是深山冷岙，山路崎岖，行走肯定不便。那么，我们的先贤章廷可为什么弃通衢而入深山？

百度上一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据《临海隳洲章氏宗谱》载：明宗祯间，“天下大乱，为避战乱，宁海处士海游人章廷可携六子入山唯恐不深，寻至临海隳洲结庐而居”。原来此处地名隳洲。章廷可被族人称为“处士”，肯定也非一般人。那么，他把村名取为“孔丘”，当是和孔子有关了。可见，章廷可也是一个读书人。

我们从平台往下走，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，整座桥丛生着去年老去的荒草古藤，而今年新发的藤蔓和野草又添加在上面，重重叠叠，我们实在说不出这石拱桥是沧桑多一点还是新生多一点。

桥下流淌着一条小溪，水草丰茂，从村里流下来的。沿着小溪，我们蜿蜒入村，从前的岁月徐徐地撩开面纱。

和很多山村一样，孔丘村的房屋也是依山顺势而筑，连片成群，与周边山水和谐共存。这里的民居，建筑材料也是随地取材，以乱石砖头为墙，山里的树木为柱为梁为椽，黑瓦覆顶。但孔丘村的房屋更为考究，大都是自成一体的四合院，气势不凡。

在村中的古建民居中穿梭，脚踏古老的村间巷道，扬起的尘土也已年代久远。看着村中坑坑洼洼的石板古道和形似黄牛背脊的卵石路，我想，我肯定会踩到 300 多年前我的乡贤章廷可的足迹，我走过的很多路，章廷可和他的六个儿子在 300 多年前日日夜夜都在走着，他们在这里把自己的人生走完。

在村里村外转悠，基本见不到年轻的面孔，碰到的都是牙齿没有几颗的老者，虽然硬朗，脸上透出的明显是岁月的沧桑。

羊岩山

对于喜欢喝茶的人，说起羊岩山，总有欢喜从心中溢出。羊岩山产茶，出产“羊岩勾青”，说是“江南第一勾青”，我不管它第一第二，我只感觉这茶甚合吾味。

“羊岩勾青”明显不是贵族茶，适合我辈工薪阶层饮用，价格从几十元一斤，到一千多元一斤，其中品种众多，选择余地大，我喝过近千元一斤的，也喝过几十元一斤的，感觉这便宜茶也不难喝，当然，价格高一点的，总好喝一些，一分钱一分货嘛。

“羊岩勾青”并不刻意追求外表的华丽，价高价的茶叶都形状一般，腰圆勾曲状。但这茶叶耐泡，香味醇厚，往往冲到第三泡还是茶味浓郁。长年累月，在早晨饭后，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泡一杯“羊岩勾青”，看着茶叶在玻璃杯中上下翻飞，次第把绿色打开，山野的颜色立马呈现在眼前，春色也来到了眼前。掀开杯盖，细啜一口，馨香盈鼻，一天的好心情就起来了。

老早就想到羊岩山游玩，几次到了山下，望着在云雾中隐现的山巅，却又作罢。羊岩山是属于茶叶的，没有好饮者同伴，是不能优游的。但在临海和天台交界处的河头镇里仰望时没时现的羊岩山，总觉得那里就是仙境，游仙境当然不能随便，得挑一个好日子。

我以为春天里的惊蛰肯定是个好日子，那么，就去羊岩山吧。从孔丘村向西南，沿着盘曲的山间公路，数人俩车，沐着春阳，缓慢上行，几十分钟后我们登上了海拔近 800 米的山巅。在这里，我们四望无阻，东观三门湾，南瞻临海城，西眺括苍巅，北望华顶云。而脚下是绵延四五平方公里的绿色茶丛，这么广大的茶园，层层叠叠，随山形起伏，实在壮观。

山上气温低，茶芽还孕在茶树怀里，没有伸出它那嫩绿的头，我知道过不了几天，在阳春春风春雨春雾的一起呵护下，它就会露出尖尖的角来的。

我期待着，喝到今年的“羊岩勾青”。冬天刚走不远，山上的茶树还刚刚睡醒，春意还是显得阑珊，那么，就让这新茶给我带来新绿，带给我那久违了的春天的味道。

在山上漫走，一堵石壁挡在了眼前，阳光下分明有羊在石壁上影出，我猜想“羊岩山”的得名就源于此吧。

这时，我们有些累了，而阳光下的山坡很温暖，于是，大家慵懒地躺在草坡上，做起了春梦。山上春迟，春梦毕竟做不久。刚躺下，就被冷醒了，原来太阳快要落山，我们也应该回家了。

我们是从河头镇这边下山的。近山脚，看见对面有红色在绿意中晃动闪烁，万绿丛中数点红，这是春天的颜色！那是一片茶园，身穿红衣服的采茶女在茶丛中忙碌。

此时，不知是谁哼起了《采茶曲》：“……左采茶（来）右采茶，双手两眼一齐下，一手先（来）一手后，好比（那）两只公鸡挣米上又下……”轻快悠扬的旋律送我们踏上回家的路。

谈婚论嫁

微民俗

旧时，男女结婚往往处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据《嘉定赤城志》载，自南宋以来，三门湾周边地区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婚俗礼仪，“是以婚姻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五者之礼”。传统婚嫁场面极尽热闹奢华，有诗云“浙东女子尽封王，半副鸾驾迎新娘，三寸金莲女儿梦，十里红妆古越风”。尤其是大户人家，嫁妆丰厚，大到床铺家具，小到针头线脑，金银首饰，衣裳布匹，箱笼被帐，瓷漆杯盘，样样齐全。到今天，这些嫁奁已成民俗遗存，突出反映了我县人民的生活风貌和婚俗过程的繁文缛节，是江南传统婚俗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

【定愚贴】

经人撮合，双方父母同意，男方就择吉日下午聘礼称“定愚贴”。女方受礼后以酒席款待并回礼，有子孙袋，意为男方生儿育女，还有肚兜、红鸡蛋、五色果子等，特别要为男人备一双自己做的布鞋，表示针线活的水平。



【送日子】

纳聘后，过一段时间，男方择定迎娶吉日，写在红纸贴上，连同礼品和日子钱一起送到女方家，叫作“起帖”，俗称“送日子”。旧时礼品用金簪一对，衣料数套以及糕饼、福果、长寿面等。日子钱一般是银洋一百至两百元。女方也用糕饼、时果作回礼。两家各把糕饼、时果分赠亲友邻居，表示这门亲事已定。